

文博 添彩

玄亦·有道

“看得见”的展览之外

——小型美术馆的特展探索之路

●徐汇艺术馆副馆长 唐丽青



徐汇艺术馆是一座展示面积不足400平方米的小型美术馆，在藏品、资源运作和机构本身的号召力上都远不及大馆。但美术馆的影响力不仅仅在于能够运作大规模的项目，同等重要的还在于它为观者提供了什么样的价值。这种价值不是只有最重量级的展品才能带来的，在书写美术史的、承载文化重托的展览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是能走进观者心里、种下文化的种子、甚至翻出涟漪来的呢？

近年来的几次尝试，不仅在观众中获得了远超预期的巨大反响、得到了专家和媒体的广泛好评，还接连获得文化和旅游部的美术馆奖项，让我们对这条路有了新的认知。

2018年以来，徐汇艺术馆基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策划和推出了三个专题展：“乐者敦和 大音煌盛——敦煌壁画乐舞专题展”，借助场馆周边丰富的音乐资源，在浩如烟海的敦煌壁画遗存中，只选取音乐和舞蹈图像进行专题研究，用三年时间翻阅文献、梳理脉络、分解图像、根据壁画创作音乐和编舞，结合新技术进行不同类型的多媒体制作。“乌金千秋照——徽墨专题展”，单独围绕“徽墨”展开研究，梳理徽墨发展的脉络、制作工艺、制墨与绘画流派和其他相关工艺之间的关系、文人参与制墨所形成的文化网络、墨在中国画中的表现力等内容，来呈现徽墨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价值，进而探讨回溯历史对于当下的启发，和奔向全球化的路途中国传统文脉向我们提供的精神动力。“妙像焕彩 融入入微——西藏日喀则地区13-15世纪壁画专题展”，聚焦汉藏绘画艺术密切交流、融合的过程，深入解读壁画的绘制过程、构图、用色、线条及变化，同时融入凉州会盟、汉藏工匠交流、江孜保卫战等历史故事，延伸出丰富的历史画卷，激发深层次文化认同，通过交互展项、“妙像焕彩520众筹计划”的创作参与，打破观众只能被动观看的古代艺术呈现方式，使之充分融入整个展览过程，进一步引发展览内容与当下生活、思想的碰撞、共鸣或启发。

这些展览不仅通过展品、图像、文字及不同形式的多媒体展项来呈现，还推出密集的策展人导览和志愿者导览，针对不同年龄观者群体来策划不同类型的公共教育活动。

在形式上，做“多感官、多体验”的展览

在敦煌壁画乐舞专题展筹划之初，首先邀请了上海音乐学院为整个展览进行音乐策划。尽管是以视觉为主的美术展览，但我们还是把听觉放在了最前面。在图像解读上力求严谨扎实，但在音乐和多媒体部分必须充分释放观众的想象力，给予足够震撼的体验。这种想象力的爆发是以静态图像为基础的，但它同时会成倍地强化人们对图像的感受和记忆。为了达到这个效果，我们挑选出一组唐代经变乐舞壁画，运用CG技术复原人物形象，由真人动作捕捉技术提取专业舞蹈演员的动作，最后在展厅里搭建洞窟空间，使用全息投影完成虚拟与现实的结合——从壁画中来，再回到壁画中去。

徽墨专题展则因为话题本身的气质和以中国画为审美基调的展览氛围，在多媒体创作上选择了相对古朴典雅的方式，根据明代《墨法集要》所记载的制墨工艺，邀请国画家绘制水墨风格的场景原图，由上海音乐学院作曲、专业团队创

在内容上，做“看得懂、挖得深”的展览

徐汇艺术馆专题展的起点，是首先将自己放在观众的视角，筹备展览的基础研究过程就是从“不知”到“知”，再到“提出问题”“尝试回答和探讨”的过程，无论做什么样的专题都先自我清零，然

后逐步展开解读，在呈现专题本身的结构之后，进一步挖掘它背后的原因、与相关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最后再引发讨论和思考。就像面对一棵大树，不仅展现它在地面以上的枝繁叶茂，还要把它的根系是如何交错蔓延的、从哪里汲取营养的，也完整呈现出来。美术馆不只是关于艺术的“物”的展示空间，更应该是通过艺术关照“人”所延伸开来的一系列思考和价值呈现。展览中的导览册、二维码、视频、策展人和志愿者现场导览，不但解读展品，更是引导观众如何看展览、如何理解各种文化关系和对于当下的启发。

在公共教育上，做“有层次、有厚度”的展览

一个展览的公共教育不仅是对观众的，往往在创作过程中就已开始。在西藏日喀则壁画展筹备时，我们与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深度合作，以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展示为核心，从数据设计、交互体验、媒体传播等角度，推出“藏地文化数字化创作营”，招募专业院校师生，8个月间开展了7场专题讲座、11场传统文化数字化创新讨论会，基于“参与式美术馆”理念进行创作，最终产生了6个成果项目在展览中展出。现场多重感官体验由观众的参与行为触发，展品呈现效果由观众的具体操作组合而成，展品背后的哲理性思考也在观众的探索和讨论中发生。

同时为帮助观众深入感受壁画的色彩和细节，我们把无法展出一幅壁画绘成线描稿，放大、分割成520块局部，并称之为“妙像焕彩520众筹计划”，邀请观众在不知整体原貌的情况下根据文字说明上色，最终拼合成一件作品。缺失的壁画在众人的创意和跨越时空的协作下逐渐完整，又逐渐变幻拼出不同形象。参与者收获个性化的体验和记忆，同时也主动关注他人的创意，这个过程塑造了参与者彼此间的关系，使观众与场

在感受上，做“有惊喜、有感动”的展览

这个部分是由展陈设计和策展人导览带来的。不足400平方米的展示空间，要在视觉系统、空间区隔、动线衔接方面做平衡和取舍，因为太多不得已而产生了一些巧思，比如敦煌乐舞专题展的“时空隧道”，是搭建完“洞窟”后剩下的一段狭长空间，我们设计了一排时光轴，既引导观众迅速通过，也表达了敦煌壁画发展的重要节点。再比如徽墨专题展中设计了隐藏的“彩蛋”，在天花板上悬挂了明代二十八星宿集墨的图形，用来与展墙上的古代地图呼应“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延伸话题。星宿图形用反光材料制作，观众在导览时被允许开闪光灯拍摄，就会看到星宿“亮起来”的样子。

展品和展墙，只够说明内容的部分。策展人通过导览把这个专题曾经打动自己的那些细节、感触甚至做展过程中的困境和疑惑都分享给观众。从展览开幕的这天起，策展人就转换为展览的传播者、公共教育的实施者，引导大家如何认知美术馆，如何与展品相处、与身边的其他观众相处。每个展览有一百多场策展人导览，每一场都带着十足的真诚和饱满的热情，大多数观众都是因为被导览打动，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推荐，甚至反复前来。观众带着原本对这个话题的认知来到现场，在展览的视觉、听觉、内容、关联、思考甚至观看乐趣上都是不断被拓展、持续有惊喜的，甚至在认知上受到启发、在价值上产生共鸣。

直到现在，还有很多观众在其他相关主题的展览和活动中反复提到在徐汇艺术馆的观展体验——有什么能量可以让观众愿意挤在一座小型美术馆里持续三个小时、在展览结束后还念念不忘？不是密集的知识，也不是炫酷的形式，而是做这件事背后的倾情投入、认真用心和不懈努力，是“非人磨墨墨磨人”和“寂寂内照，神采坚持”背后深深的认同和共振。

“做”本身就足够动人。
(作者系民盟徐汇区委员会盟员)

馆建立了有效而持续的互动，也与展陈内容产生了更为深刻的意义连接。

专题展的公共教育策划是与展览策划同步进行的。我们希望把公共教育贯穿在整个观展过程中，所以展览策划时即为后续的公共教育留出了很多“线头”，在有限的展厅里无法展开的话题，都可以在公共教育中以其他形式去呈现。美术馆的公共教育不只是“教会”观众些什么，而是“播种”和“灌溉”，需要种植和浇灌的绝不只是知识，更是对文化

在感受上，做“有惊喜、有感动”的展览

这个部分是由展陈设计和策展人导览带来的。不足400平方米的展示空间，要在视觉系统、空间区隔、动线衔接方面做平衡和取舍，因为太多不得已而产生了一些巧思，比如敦煌乐舞专题展的“时空隧道”，是搭建完“洞窟”后剩下的一段狭长空间，我们设计了一排时光轴，既引导观众迅速通过，也表达了敦煌壁画发展的重要节点。再比如徽墨专题展中设计了隐藏的“彩蛋”，在天花板上悬挂了明代二十八星宿集墨的图形，用来与展墙上的古代地图呼应“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延伸话题。星宿图形用反光材料制作，观众在导览时被允许开闪光灯拍摄，就会看到星宿“亮起来”的样子。

展品和展墙，只够说明内容的部分。策展人通过导览把这个专题曾经打动自己的那些细节、感触甚至做展过程中的困境和疑惑都分享给观众。从展览开幕的这天起，策展人就转换为展览的传播者、公共教育的实施者，引导大家如何认知美术馆，如何与展品相处、与身边的其他观众相处。每个展览有一百多场策展人导览，每一场都带着十足的真诚和饱满的热情，大多数观众都是因为被导览打动，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推荐，甚至反复前来。观众带着原本对这个话题的认知来到现场，在展览的视觉、听觉、内容、关联、思考甚至观看乐趣上都是不断被拓展、持续有惊喜的，甚至在认知上受到启发、在价值上产生共鸣。

直到现在，还有很多观众在其他相关主题的展览和活动中反复提到在徐汇艺术馆的观展体验——有什么能量可以让观众愿意挤在一座小型美术馆里持续三个小时、在展览结束后还念念不忘？不是密集的知识，也不是炫酷的形式，而是做这件事背后的倾情投入、认真用心和不懈努力，是“非人磨墨墨磨人”和“寂寂内照，神采坚持”背后深深的认同和共振。

“做”本身就足够动人。
(作者系民盟徐汇区委员会盟员)

直到现在，还有很多观众在其他相关主题的展览和活动中反复提到在徐汇艺术馆的观展体验——有什么能量可以让观众愿意挤在一座小型美术馆里持续三个小时、在展览结束后还念念不忘？不是密集的知识，也不是炫酷的形式，而是做这件事背后的倾情投入、认真用心和不懈努力，是“非人磨墨墨磨人”和“寂寂内照，神采坚持”背后深深的认同和共振。

“做”本身就足够动人。
(作者系民盟徐汇区委员会盟员)

直到现在，还有很多观众在其他相关主题的展览和活动中反复提到在徐汇艺术馆的观展体验——有什么能量可以让观众愿意挤在一座小型美术馆里持续三个小时、在展览结束后还念念不忘？不是密集的知识，也不是炫酷的形式，而是做这件事背后的倾情投入、认真用心和不懈努力，是“非人磨墨墨磨人”和“寂寂内照，神采坚持”背后深深的认同和共振。

“做”本身就足够动人。
(作者系民盟徐汇区委员会盟员)

和合之光

●中国作协会员、上海民盟书画院会员 徐亦敏

一部成功的电影是怎样的？从票房的角度来说，《你好，李焕英》是成功的，无论你怎么看待这部电影，至少54.13亿元的票房足以令它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是从内容的角度来说，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作为开幕影片的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无疑是成功的。任仲伦先生曾如此评价，《永不消逝的电波》把电影和舞剧的双重成功融合了起来，而且不单单是电影的胜利，也不单单是舞剧的胜利，或者是电影加舞剧的胜利，它对上海文艺创作的价值，可能比一般单部作品的意义更大。评价一部电影的成功，除了票房和内容之外，应该还有其影响力。比如拥有26.29亿元票房的喜剧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静》，光看这个名字，是不是立刻就令我们脑海中浮现出了另一部几乎家喻户晓的经典法国影片？这就是作为一部成功的电影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

说到这部电影，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让·雷诺和吕克·贝松。我们之所以如此喜欢《这个杀手不太冷》，我觉得绝大部分原因是因为让·雷诺，他饰演的里昂这个人物形象，颠覆了以往杀手在我们心中的印象。虽然里昂是一名杀手，但观众却对这样一个曾经杀人如麻的杀手完全恨不起来，更多的甚至是感动与同情。打心自问，有多少人最后期待着里昂和邻居小妹玛蒂尔达在一起，两人最后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让·雷诺把里昂这名杀手彻底颠覆和升华了。事实上，母亲的去世给少年时期的让·雷诺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也在各方面影响了他的生活，但更磨练出他坚毅的性格。毕业后，演戏无门的他不得不靠打零工以维持生计，之后在朋友们的推荐下，让·雷诺才得以有机会进入电视台参加演出。雨果曾说过，艺术的大道上荆棘丛生，这也是好事，常人都望而却步，只有意志坚强的人例外。毫无疑问，让·雷诺便是这个例外。

“作为导演，你要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让观众们喜欢你的作品，但你也必须对他们保持谦逊。”吕克·贝松是一个顽童，也是一个鬼才，他固执且坚信自己的才气，完全不理睬他人的批评。少年时，他梦想成为潜水运动员和航海家，但后来的一次潜水意外让他不得不放弃这个愿望，从而转向了电影。当时从未受过任何训练的他只能在电影厂里搬布景、当看守、做清洁等等，后来他去好莱莱坞闯荡，边打工边学习，回到法国之后，他和一个朋友凑了点钱，终于开启了他的电影事业。吕克·贝松曾这样说过，我只剩下几部电影要拍了，20年后唯一能留存下来的还是电影。但观众依然会继续看到他的电影，《碧海蓝天》这个杀手不太冷，《第五元素》《圣女贞德》以及由他编剧的《飓风营救》系列三部曲等，大家都不希望这个才华横溢的导演就此停止自己的电影事业。

《这个杀手不太冷》或许是让·雷诺和吕克·贝松这两位法国电影大师最成功的一次牵手合作。对于彼此而言，对方就像是伴随手里始终的那盆绿植。影片中曾多次出现绿植，里昂虽然是个杀手，却也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冰冷和热忱这两点在他身上奇妙地达到了统一。里昂说这盆绿植没有根，就像他自己一样，最后玛蒂尔达把这盆绿植种在了院子里，让漂泊一生的绿植终于扎了根。对于让·雷诺来说，电影是他的根，也同样是吕克·贝松的根，而这盆绿植一生跌宕，却始终保持着新鲜翠绿的颜色，也暗示着里昂内心一直保持着希望和善良。让·雷诺是如此，吕克·贝松亦是如此。

2017年6月，让·雷诺与《侠盗联盟》剧组曾一同亮相于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这是他在中国拍的第一部电影。前年12月初，吕克·贝松时隔多年再度来沪，为自己的新作《狗神》宣传。电影是超越国界的艺术语言，刚刚过去的2024年正值中法建交60周年，祝愿中法电影长青，艺术长青，友谊长青。

(作者系民盟上海美术工作者联合总支部副秘书长)



烟火气

●金高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施政

一个雨天的周末，我开车回到小区，发现自己的车位被占用了。我打了贴在车窗上的联系电话。三五分钟以后来了一对老夫老妻，丈夫小跑着去发动车子，妻子走到我车边解释：“来看孩子，临时停一下车。”我忙说：“没关系、没事。”她很诚恳地谢了又谢。在我停好车走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那个挪车电话时我的语气如何、有没有着急催促，然后提醒自己以后要更耐心一些……那天我被耽误了五分钟，但那五分钟里我还挺开心的。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越快越好，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更快一些。我们需要与他人建立一种更深刻、更全面的联系，而不仅仅是更快速的联系。

这就像城市里，我们不仅需要交通，也要有地方徘徊、徜徉，甚至还希望“进入”。这几年大家似乎都很喜欢成都。少不入川，老不出蜀。好像自古至今大家都这样喜欢成都。前几个月我去成都培训，特地请了半天假去泡鹤鸣茶室。请假的时候我跟班主任说：“培训是讲盆景，我要去看风景。”班主任说：“那你就缺课了，培训记录就不完整。”我说：“完整跟完美是两回事，但真实离真相却很近。”

成都的茶馆、台北的便利店、巴黎的咖啡馆、巴塞罗那的小广场……它们在客观上为各自的城市空间构建出了一种“疏松多孔”的结构状态。疏松，意味着可进入；多孔，意味着可选择。而这些空间结构可以为城市的公共生态“锁水保湿”。

上海的很多马路似乎已经成为全世界咖啡店最密集的街区，但我想它们也可能是全世界最难停车的咖啡文化街区……它虽然“多孔”，但并不“疏松”，所以我们一边喝咖啡一边很紧张。

当我们看到有问题的地方，不能只想要快速地解决它，而是要去思考问题出现的原因。乱停车究竟是因为不想好好停车还是没有地方停车？一部《繁花》为什么火了一碗泡饭？在觥筹交错之后我们需要一种安顿自我的方式。城市最有吸引力的是遇到“对的人”，可以是别人，也可以是自己。但无论如何我们需要一个足够放松的状态。这样的放松状态，总担心被罚不行，一盘沙拉250元可能也不行。

城市不仅需要具备能量与智慧，更重要的是还能容纳“人”的情感。所有能让人相遇的地方都应该平易近人，无论是管理还是消费。快节奏的城市生活里，时间是最宝贵的。好的城市应该像一个好的伴侣，能让人感到实在、安心。华丽精致的背后，平实温暖、有烟火气的上海才是我们深爱它的理由。

(作者系民盟浦东新区委员会盟员)



责任编辑 黄嘉乐 xcb@shminmeng.com



探寻历史遗迹 追忆峥嵘岁月

雨中访息烽集中营旧址

●原上海解放日报报业集团记者 冯济群

在探访息烽集中营旧址的路上，渐渐沥沥下起了雨，秋天本是多雨的季节，贵州又有“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之说，故下雨不奇怪，然心里却是莫名的凝重。

息烽集中营位于息烽县城南六公里处，距贵阳66公里，从贵阳市区开车去息烽集中营旧址约一个时辰。

甲辰秋杪，我们一行人乘坐旅游车来到旧址。下车后老远就能看到息烽集中营的大门，拱形大门上方的招牌写的可不是什么监狱，而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辕”，俨然一个行政办公机构。

事实上，息烽集中营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统局在西南地区设立的规模最大、管理最严、级别最高的秘密监狱。1938至1946年间，这里曾先后关押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1200多人，其中有：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共川康特委军委员车耀先、深入军统内部从事情报工作的共产党员张露萍、爱国著名将领杨虎城、《红岩》小说中“疯老头”华子良原型韩子栋、共和国年龄最小的革命烈士“小萝卜头”宋振中（牺牲时不满9岁）、仗义执言的著名学者马寅初……

进得门去，见路边停放着美制吉普车、摩托车。再往前，左侧是篮球场，一副篮球架据说还是80多年前的旧物。它右侧是一方水池，池内杂

草丛生，有高高低低的石头伸出水面。导游说，特务原本想在这里挖个游泳池，打篮球后来游泳，奈下边石头太硬，没法往深处挖，于是就建成了这副模样。

监狱在篮球场后边，外面砌有围墙，围墙上支起高高的铁丝网，上下设多道岗哨。监狱外间一如当地民居，里面则被分割成一间间牢房。从走廊往里看，借助于牢房通风口的一点光线，始能看清牢房内铺在地上作床用的草垫。出门继续前行，见囚禁杨虎城将军的牢房更为阴暗、潮湿，里面除了一张床外似别无它物。我试图在自然光下拍张照片，拍了三张均漆黑一团。怅然间耳旁若听得杨将军正吟诵他24岁那年创作的一首七言诗：“西北山高水又长，男儿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浪推前浪，跳上浪头干一场。”

这声音很远，又似乎很近，穿透时空。面对民族大义，1936年12月12日和张学良将军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逼蒋抗日，这一壮举足以让他和张学良将军名垂青史。

行走在监狱外的走廊里，发现这里的牢房并非一般高，最矮的牢房仅一米四，不准躺，不准蹲，只准头顶天花板向矮身子站着，这是军统特务对“犯人”的体罚。在敌人面前装疯卖傻的韩子栋就曾被关押在这里。与之一墙之隔，关押的是马寅初。

集中营最恐怖的地方叫“猫洞”，

这个天然溶洞是军统对革命志士残酷刑讯、秘密杀害之处。据说，“猫洞”有上下两层，上层为刑讯室，下层为水牢。杀人后就地掩埋。解放后，这个用黏土封死的山洞被重新打开，里面挖出累累白骨，有的骨架上还套着脚镣和手铐。

面对敌人的残酷迫害，狱中成立了由罗世文为支部书记，车耀先和韩子栋为支部委员的秘密党支部，他们利用放风和劳动的机会，团结狱友，同敌人展开顽强而艰苦的斗争：他们要求改善伙食；他们要求早上六点到下午七点打开牢门；他们利用敌人“狱政改革”的机会，在《复活月刊》《养正周报》上发表文章和诗歌，揭露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罪恶行径，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息烽集中营现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展示集中营历史沿革和革命烈士英勇事迹的“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已建成并对外开放，表现革命者不屈不挠和视死如归光辉形象的两座雕塑巍然耸立在天地之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集中营内有一丛石榴树，它不是土生土长，其树苗由许晓轩烈士在重庆白公馆监狱种植的石榴树繁衍而来。我看到石榴树旁竖立的一块木板上写着一首诗，诗的标题是《七月里的榴花》，下面没有具名，经查询，始

知作者叫“晓露”，“晓露”是张露萍的笔名，诗发表在监狱里的《复活月刊》上。我肃然起敬。雨中，我轻声朗读这首《七月里的榴花》：

七月里山城的榴花，依然灿烂地红满枝头。

它象战士的鲜血，又似少女的朱唇。令我们陶醉，又让我们兴奋！石榴花开的季节，先烈们曾洒出他们满腔的鲜血。

无数丰富的血啊，它冲尽了民族百年来的耻辱和仇羞！我们在血海中新生，我们在血海中迈进，今天，胜利正展现在我们眼前。

我们要去准备着更大的流血，去争取前途的光明。张露萍又名余家英、余硕卿、余慧琳、黎琳，四川崇庆人。1938年奔赴延安，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受中国共产党派遣到重庆进入国民党军统电台，她是潜伏在戴笠身边的红色特工，在中共南方局军事组领导下为党获取大量情报。1945年7月14日就义于贵州息烽快活岭，年仅24岁。《七月里的榴花》也许是这位伟大女性留在世上最后的吟唱和呐喊。可以告慰于烈士的是，她所期盼的“胜利”已如期而至，新中国已走过75年的光辉历程，相信新中国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作者系民盟上海市文化传媒委员会盟员)